

此时此地在新 York，头一天零下十度还下雪，第二天一下子又转暖，满地肮脏的冰碴子，鞋都进水了，为这鬼天气得买双厚皮靴，你更喜欢巴黎温和的冬天。这里的华人还真多，走在街上，前后不时都可以听到北京话、上海话、山东话，还有那你劳改过的农场边上村里人说的河南土话，而且什么样的中国小吃都有，乃至蟹黄汤包和刀削面，一个又一个中国城，不论是市中心的曼哈顿还是皇后区的法拉盛，如此中国，比中国还中国，华人纽约客在这里重建一个又一个虚假的故乡。

你没故乡，也不必在美国做个华人的戏，要的是道道地地的西方演员。你希望找个特别美国的女演员做主角，首演之后才见到美女林姐，虽然她也有四分之一土耳其血统。你同她是在意大利的一个戏剧节认识的，你的戏演出后的那午夜晚餐，她到你们这桌上来，搂住你使劲亲了一下你脸颊，说：“真喜欢你的戏，你如果到纽约排戏的话，别忘了找我！”说得那么动容，令你心花怒放。你没忘记把她的电话和地址给剧团，但她没得到电话，也错过了征选演员的广告，而纽约美女又那么多，好演员也有的是。她来看演出，散场时哭了，不知是因为见到你还是因为戏，还是惋惜错过演这戏的机会，总之你也挺受感动。

你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不那么孤单，有许多熟习的和刚结识的朋友，你发现同他们沟通往往比你的一些华人同胞更容易，也更为直率，你同西方女人做爱也更少障碍。半夜里你接到个电话，来自巴黎，你说想念她。“想的什么？”电话里她问。你说想她的气味。“那就把这气味从电话里传去，湿乎乎的，怎么样？”她笑了。“还不够。”你说想的是她人，整个儿，从上到下“没别的女人在你床上？”她问。”此刻没有，但没准什么时候也可能有。”你说。“你这混蛋！”她说，“可我不还是亲你，周身一个遍！”

你不是正人君子，不用装算，一心想把你的欲望洒遍世界，叫满世界泥泞！这当然是番妄想，不免又有点忧伤，而你又知道这忧伤也掺了假，其实庆幸拣回了性命，生命此刻属于那个叫混蛋的人，也让那叫你混蛋的法姐分享，你就愿意给她，让她也湿淋淋你好品尝。

那过去的一切已如此遥远，你满世界晃荡，并不真悲伤。你喜欢爵士，蓝调的随意，就像你弄那个戏。在道具仓库里找出来的一个旧书框，当中掉上一条模特儿的塑料大腿，写上“个”什么”，这 What 写得颇为花俏，就算你的签名。你嘲弄这世界，也嘲弄嘲弄你自己，两相抵消才活得快活。你就愿意成为一首蓝调，像黑人歌手琼·哈特曼唱的那老调子：

他们说坠落爱中
真美妙
如此美妙
他们说坠落爱中
可是美妙得没治啦……

排练场里演员们说，一位黑人歌手昨夜在高速公路上停下修车被人枪杀了，当天的报纸还刊登了死者的照片，你虽然没听过他的歌却止不住也忧伤。

你很难再去爱一个中国姑娘，你离开中国时把那小护士扔了，如今已不觉得有什么内疚，也不再在内疚中过日子。

柔和的月光，迷蒙的山坡，茅屋隐隐约约，收割完的稻田在山谷间展开，坡地上一条土路爬过谷仓门前，一首老得没牙的田园诗，你似乎看见了这么个梦境，也看见了那栋土屋大门关闭，你那女学生就在里面给强奸了，无人可以求援，也因为无可选择，她得到个招工指标，好不必去种自己的口粮，这就是她要付出的代价。她远在地球那边，早忘了还有你这么个人，你徒然感叹，勾起的与其说是思念，还不如说是欲望。

她说此刻没有欲望，她说想哭，眼泪还就刷刷流了下来。你说你充满欲望不可抑制。可她说她不愿成为替身，你要进入的并不是她，她也进不到你的心里，你非常遥远。你说你就在她身边，只因为这夜和她同床，想刺激她才讲这么个故事，可她说别拿她来发泄你心里的隐痛。你说想不到她这么个法妞还这么蠢，她说不是笨，有什么办法？你问她怎么也不懂得雄性之恶？可她说这样躺在一起就很好了，她珍惜同你的关系，别让性欲弄脏了这美好的情感，就让她安安静静躺着，又说，她也可以很疯狂，要是个不认识的男人就由他去了，只因为她爱你，不肯一下就败坏了同你的关系。你提醒她说过是个婊子，她说说过，也还是个你的小婊子，但不在此刻。你问得到什么时候？她说不知道，但会是你的小婊子，那时候你要什么她全都给，可你又没带套，她怕得病，别怨恨她，她说谁叫你事先不曾想到？这东西半夜里又哪里去找？你实在要的话，就射在她身上，千万别在里面。你拥抱她，嗅她身体的气味，上下抚摸，你的精液，她的眼泪，分不清谁的汗水，统统抹在她小腹、乳房和奶头上。你问她高兴不？她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只是别问。她抱住你，让你贴紧她鼓胀的胸脯，说无论如何她爱你，这喃喃絮语和呼出的气息就在你耳边。

拉开窗帘就又是一天了，你们随后在一家酒吧，坐在外面的大阳伞下，那是个星期天，下午的阳光金黄。她专门来看你的戏，还要赶回巴黎，六点钟是她男朋友的画展开幕式，她说要忠实于他，而她也爱你。而你满心欢喜，手伸进阳光里，说可以抓一把阳光在手掌上，让她试试，她便仰面笑了。侍者来了，说对不起，早过了午餐的时间，厨师下班了。那么还有什么可吃的？只有火腿煎鸡蛋。就火腿煎鸡蛋！

阳光金灿灿的不像是真的，你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在发光。她说就像吸了毒。是的，同她在一起，你觉得周围一切都不真实，听到人说话的声音，又远又清晰。她说她也觉得特别快乐！

你说你想把这一切都写出来，她说这会很美。你说她给了你这些感受，帮助你把苦难变得美好，那一切曾经那么沉重。她说过去之后苦难也变得美好，你说她是一个道地的法国妞。一个女人！她说，是纠正又是肯定。你说还是一个女巫，她说大概就是，她就要你把痛苦发泄出来，你就变乖了。是的，你里外都非常清爽，像透透彻彻洗涤过一样。她说她就要这种感觉，你不觉得特别珍贵吗？你说这感觉是她给你的，她说她要的是你这人，而不是你的欲望。你说你可还想把她撕碎了，吞下去。那就没有了，她说，你难道不觉得可惜？

你送她到火车站，她勾住你的手臂。你说你爱她，她说她也是。你说你非常爱她，她说她也一样。活还是值得的，你说，注意，你想唱歌啦！她笑得直不起腰来。她说跟她上车吧！你说晚上还有演出，你不能把演员们撂下不顾，多少还有这么点责任。她说知道，别听她的，她就要这么说说。车门关上了，列车启动的时候她做了三下口型，那唇型说我爱你。你也知道她不过这样说说而已，也如她所说还要对她男朋友保持忠实。而你真的爱她，也还会再爱上别的女人。

你轻飘飘，飘荡而失去重量，在国与国，城市与城市，女人与女人之间悠游，并不想找个归宿，飘飘然只咀嚼玩味文字，像射出的精液一样留下点生命的痕迹。你一无所得，不再顾及身前身后事，既然这生命都是捡来的，又何必在乎？你仅仅活在这瞬间，像一片行将飘落的树叶，是乌桕、白杨还是椴树？总归是叶子早晚都得落下，还在风中飘动这时得尽可能自在，你还就是那不可避免败落的家族不可救药的浪子，要从祖宗、妻室和记忆的系绊、牵扯、困扰、焦虑中解脱，犹如音乐，像那首黑人的爵士：他们说坠落爱中这真美妙，如此美妙，可真是美妙得没治了……

吊在破旧画框中那条有你签名叫什么的塑料大腿，由一位瘪嘴的老者拉线，歌声中在舞台上缓缓升起，庄严得像在升一面国旗。你那位舞者，一个日本姑娘，亭亭玉立在舞台前沿，也十分庄重，伸出双手献给观众一支折断的玫瑰，再灿烂咧嘴一笑，露出满嘴黑牙。这真美妙，如此美妙，可真美妙得没治啦！

那革命的艺术和艺术的革命人都早已玩过，你再玩也玩不出什么新鲜，这世界就像一面展开的破旗。清晨，从普罗望斯开车往阿尔卑斯山去，迎面而来平坦的一片雾，你也没有形骸，没有分量，在嘲弄与自嘲中随风消溶……

你就是一首忧伤的爵士，在女人的股掌中，那潮湿幽深的洞穴里，贪婪而不知知足，还有什么可抱怨的，这只可怜的小鸟？

你是一只萨克管，随感受而呻吟，随感受而叫喊，啊，别了革命！你要觉得哭也痛快，就放声大哭，你不怕丢失什么，到无可丢失时你才自由，像一缕轻烟，大麻叶的清香混杂鱼腥草的气息，还有什么可顾虑的？还有什么畏惧？消失之时就消失了，消失在女人的丰满润泽的大腿间，这真叫美妙，这才透彻了解什么叫做生命，不必怜惜，不必节省，统统挥霍掉，这真美妙得没治啦！

风中柔韧的茅草，丹麦那北海岸海风遒劲，起伏的沙丘上，一片茅草丛有一圈逆风而动，你以为是一对野天鹅，走近才见一对裸体男女，转身走开却听见他们在你背后嘻笑。荒凉的海滩外苍黑的海上，白流翻滴，扑向纳粹占领时留下的生满海藻的混凝土碉堡。

你想哭，就趴在她厚硕的乳房上，汗淋漓又被精液涂抹得润滑的奶上哭，不必矜持，像个需要母亲温暖的孩子。你不只享用女人，也渴求女性的温柔、宽容与接受。

你第一次见到女人裸体正是你的母亲，从半开的房门中看到里面的灯光，你暗中睡在竹凉床上，听见水响，想看个明白，双肘撑起，竹床便也出声响。你妈抹一身肥皂出来，你赶紧埋脸伏下，装睡着了。她回到澡盆里那门却还开着，你偷看到哺育过你的乳房和黑丛丛生育了你的地方，先是屏息，然后呼息急促，随后在萌动的欲望和迷糊中睡着了。

她说你就是一个孩子，此时此刻你欲望平息，满足了，疲惫了，就是她的乖孩子。她轻轻抚摸你，你在她手掌下平平贴贴由她端详，端详的你的身体，你胯间萎缩的那东西她叫做她的小鸟。她目光柔和，抚弄你的头发，你深深感激，想依傍什么，依傍那给你生命、快乐和安慰的女人。你把这称之为爱，称之为性，称之为忧伤，称之为令你焦虑不安的欲望，称之为语言，一种表述，舒发的需要，一种发泄的快感，不包含任何道义，没一点虚假，淋漓尽致，把你洗净了，透明得成了一缕生命的意识，像门后透出的一线光，那门后却什么也没有，朦朦胧胧，如云翳中月亮的泛光，你听见了海鸥在夜空中呼哧鼓翼，海潮从幽黑的深处涌现，化成白花花的一线海潮，在意大利瓦莱乔，探照灯照亮的海滨，沙滩上空寂无人，在把把红白条子的大阳伞前，你停立良久。

而此刻纽约这夜间，人行道上的冰雪又脏又泥泞，这非常平民的纽约，拉里邈邈的纽约，用金钱堆集起来的高耸入云的纽约，令人晕旋的纽约，得站在大街上吸着寒气抽烟的纽约，你同她，你戏中扮演情实初开的少女、荡妇、母亲的僵尸、尼姑、女鬼却没一句台词的日本舞者，演出完了去找个能抽烟的酒吧好喝上一杯。

从曼哈顿的八街或是九街走到了三十好几街，终于在第三还是第四或第五也许是第六大道上，你对数字一向记不住，找到一个巴西或是墨西哥酒吧。总之，那里气氛很好，桌上点的蜡烛，可摇滚乐太响不宜调情，面对面大嗓门说话才听得清，谈的也都是艺术，挺严肃的艺术。她说非常高兴能在一个戏里演这许多角色，真过瘾，这戏仿佛就是为她写的。你骂了一通《纽约时报》，剧团雇的推广人一再说打了招呼，他们的记者准来，戏都演完了也没见个人影。她说外百老汇的剧场就是这样，很难上得了他们的版面，可她能同你一场儿工作，毫无遗憾。

“我会想你的，”她望着染成墨蓝指甲的手指说。

这就谈到了生活，你说前两天她指甲好像是茶色，她说她经常换，而且几个甲可以颜色不同，还问你喜欢什么样的？你说最好是青灰的，这在舞台上显得更冷，虽然看的是舞，是肢体，这就又回到艺术。

“那唇膏呢？”她问。

“有乌黑的吗？”你问。

“要什么颜色的都有，你怎么不早说？”

“那是化妆师的事，没顾得上，”你说。

“可戏已经演完啦！”她发现感叹。

“下一步，有什么新戏或演出？”你转而问她。

“等吧，看机会，有一个音乐剧也要挑舞蹈演员，下星期我有两个征选演员的机会。我爸早就要我回日本去，不是加入上班族，就是嫁人，我爸说跳舞吃不了饭，要玩也该玩够啦。”她还说他父亲快要退休，不能养她一辈子。可她母亲倒由她自己决定，她母亲是台湾出生的华人，还很开通。她说她不喜欢日本，女人在那社会并不自由。你说你很喜欢日本文学，特别是日本文学中的女性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很性感，也很残忍。”

“那是书本上的，不是真的。你没有过日本女人？”她问。

“很想有一个，”你说。

“那你就会有有的。”她说完，朝酒吧的柜台望了望。

你结了帐，她说声谢谢。

在四十二街地铁的中央车站，这四十二街你记得很清楚，每天排戏和演出都在这里转车，分手的时候，她说到巴黎去的话会找你的，她也会给你写信。可你没有收到过她的信，你也只是几个月之后清理纽约之行的一包材料时，看到在扯下的一角餐巾纸上她留的地址，给她寄过张明信片，没有下落，就不知道她是不是回日本去了。